

13 创造1+1 > 2的教育合力(下)

看家教宝典 寻幸福良方



关于家长与校方配合问题,我在女儿上高中期间也做过一些探索。

女儿贾蕾读高一期间,我经常和她的班主任朱学会老师沟通。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我和朱老师成了朋友。不难想象,重点高中的重点班班主任会有多忙。我每次到学校,朱老师再忙也会给我腾出点时间。我们一起分析孩子的个性特点,制订培优方案。很长一段时间,朱老师安排贾蕾和尖子生、班长同桌。朱老师还经常在课堂上向贾蕾提问,以激发她的求知欲,提高她的表达能力。

朱老师教物理,为了提高贾蕾的物理成绩,他要求贾蕾每周一、三、五下午自习课找他提问题。朱老师说:“如果你不带着问题来问我,就等于没有完成学习任务。”这一招很灵,这是提高孩子学习成绩的有效措施。一个孩子不沉下心来学习,怎么能经常向老师提出问题呢?一个学期后,贾蕾的物理成绩赶了上来。

对此,我给家长朋友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善于激发老师的爱心。

一个优秀的家长,应该是开发老师爱心的高手。如果家长善于理解、尊重、感激、赞美老师,老师就能产生神圣感,就能在课堂上创造爱的氛围。有了这种氛围,教育便会步入良性循环。

家长应该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如何把老师的爱心激发出来?一个充满爱心的老师,自然会把爱传递给孩子。一个天天被爱包围、滋养的孩子,还愁他不懂道理、学习不好?还愁他不给父母争光、不能在社会上立足?

第二,不要跟老师找别扭。

有的家长对孩子极不负责,开学一学期了还没去过学校,不知道孩子的班主任姓甚名谁,家长会也总缺席,更谈不上与老师交流了。这类家长大多是教育的门外汉,他

们认为把孩子交到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孩子一旦出问题,他们不从自身找原因,而是专挑老师的毛病,动辄找老师理论,找领导告状,甚至到学校大吵大闹。老师受到了伤害,心理不平衡,带着情绪上课,后果可想而知。我的观点是:只要不是原则问题,家长都要理解、宽容、善待老师。

第三,做一个懂教育的家长。

尊师重教,就要研究教育规律。父母的家教水平上升到了一定高度,讲出来的话有道理、有含金量,老师才乐意同你交流,才会采纳你的建议。如果只知道请老师吃饭,给老师送礼,而不懂教育,讲的都是外行话,老师对你不信服、不尊重,和你没有共同语言,往往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四,协调好孩子和老师的关系。

感情因素往往直接决定孩子的学习成绩。我们都有这样的体验,一个孩子喜欢某位老师,他就会努力学习这位老师的课程,不管这门功课多么难学。相反,一个孩子讨厌某位老师,他对这位老师所教的课程就不会感兴趣,成绩也会直线下降。有不少孩子学习成绩差,与他和老师关系不融洽有关。家长的任务是协调好孩子和老师的关系,及时消除老师对孩子的误解和偏见。

第五,对孩子要有坚定的信心。

面对出现问题的孩子,比如早恋、网恋、打架斗殴、经常逃课等严重违纪的孩子,老师往往对他们信心不足。这就要求父母对孩子要有坚定的信心,并把这种信心传递给老师。如果家长不断给老师增强信心,老师在受到尊重、受到感染的同时,也会改变对孩子的印象,树立对孩子的信心。如果家长对孩子信心不足,老师自然也会对孩子失去信心。

第六,不受老师的消极态度影响。

部分家长对老师随声附和,看老师脸色说话。老师说孩子怎么不好,家长就急忙点头称是;老师说对孩子不抱希望,家长说让他混个毕业证就行了;老师要把孩子调到最后一排,家长说你看着办,只要他不惹事就行。家长不明白,老师本来对孩子就没有信心,得到家长默许后,便从内心把孩子彻底放弃了。

父母对孩子的信心有小动摇,都会带来老师信心的大动摇。孩子最在意老师的态度,老师对他信心有多大,他的进步就有多大。一个称职的父母,任何时候都要对孩子充满信心,不被老师的消极观点左右,并善于以积极的心态影响老师。

(摘自《改变孩子 先改变自己》贾容韬 著)

06 听天由命?

写在汶川地震五周年



在巷口对面的映秀宾馆,时任汶川物价局局长陈季康对他所处的建筑物采取了谨慎信任的态度。

他和两名同伴于5月12日14时20分到达宾馆,正在房间里谈事情,他感觉房子明显地摇晃了一下。他的第一直觉是发生地震了,但他觉得无所谓,10秒后,房子带着刺耳的声音强烈地震动起来,那声音“很像撕裂粗布衣服的声音”。他没有下楼,而是和同伴跑到卫生间

里躲避。他把卫生间的门打开,随时准备跑出去。这时,他觉得“像乘电梯一样,轰的一声往下沉,但比电梯下降得慢一些”,下坠停止后,他喊了一声“跑”,第一个跑了出去。

他和同伴安全了。如果第一时间冲向楼梯,可能在楼梯口被压住。那个让他们感觉像乘电梯一样的下沉,正是二楼在垮塌。这个垮塌还让宾馆里的其他旅客产生了错觉,他们从三楼下了一层就到了一楼,这把他们弄糊涂了,以为跑错了地方,有人竟跑了回去。

令人惊奇的是,陈季康此前已和这样的命运抗争过3次,他全部获胜。

他离开汶川时已经是5月12日13时40分,按照平常的行车速度,地震时他应该在映秀镇北边的银杏乡,那一段在地震时连路基都毁坏殆尽,但他的司机把车开得“像飞机一样”,14时10分就到了映秀镇。他来映秀是找镇委副书记的,副书记邀请他先去办公室,而他希望先往下再说,但他再也看不到这位副书记,因为镇政府大楼的人几乎全军覆没。在映秀宾馆,前台服务生没有理会他住二楼的要求,而将他安排到了三楼。

陈季康对自己的总结其实适合

大多数身处映秀的人:“纯粹是靠运气,生与死在于你所处的位置,而不在于你跑得快慢。”

在映秀镇,如果一个人了解一些关于地震的知识——无论是直接经验还是间接经验,存活的机会都会明显增多。

在镇卫生院新宿舍楼对面的电厂11号楼,铁器店的何寿章靠自己掌握的地震知识活了下来。

店里中午顾客少,他去隔壁11号楼的新起点理发店修面。何寿章没上几年学,所以,他的地震知识来自在都江堰认识的一名采购员。这个采购员1976年8月27日到唐山,几个小时后遭遇了唐山大地震。他声情并茂地讲述了当时的遭遇,这让何寿章牢记了30多年。

躺在椅子上的何寿章被晃动得差点儿翻下来,他喊了一声:“地震了!”正在刮脸的邓师傅将信将疑地走向门口。何寿章觉得他“慢慢腾腾”,一掌把邓师傅推了出去,自己也跑到街道上,但也立刻被摇倒了。他试图抓住身旁面包车的反光镜稳住身体,但抓了两下反光镜就掉了。7层高的11号楼开始哗哗地垮塌,砖头乱飞。一块砖打在油毡顶棚上,弹下来砸到何寿章的头上,他流了一些血。11号楼底层有十几

间店铺,只有几个人跑了出来。

阿坝电力公司副总经理常晓青从11号楼的背面楼道逃了出来,他身边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紧贴着一辆汽车,与何寿章一样,不知不觉把后视镜扳掉了。他说:“四周的建筑物大部分已倒塌,还有民房起了火,浓烟滚滚,空气中有焦臭的味道。”这个像战场一样的画面,正是映秀镇悲惨一刻的真实写照。消防救援队员后来形容,11号楼的情况简直跟爆破了一样。

在几十秒的时间内,映秀镇已经毁了,所有身处映秀镇的人都被抛进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境地。家不复存在,亲友不知所终,身边全是陌生人;手机失灵,与外界的联系被彻底切断;熟悉的建筑物消失了,连方向都难以辨认;钱包里还有一些现钞,但毫无用处,谁也不知道下一顿饭和晚上睡觉的床在哪里。更要命的是,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是地震,但是多大的地震?别的地方也发生地震了吗?后面还会有这样的震动吗?救援的人何时出现?谁来救助他们?还有多少人活着?疑问多多,但没人能告诉他们答案。

(摘自《汶川地震168小时》张良 著)